「打」進國際市場 締造影業傳奇

電影資料館回顧嘉禾盛世

【本報訊】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鄒文懷創辦了嘉禾電影公司，從此這間公司叱咤香港影壇三十多載，成功關鍵就是其有「勇」有「謀」的發展策略，既有開拓國際市場的視野，又有靈活的外判及合作營運模式；予創作人極大的創作自由，開創多類型電影的風潮，在武打、喜劇、文藝及奇情上，都創造了不少佳作；羅致人才上更獨具慧眼，打造出多位國際級明星或導演如李小龍、吳宇森、王羽、許冠文、成龍及洪金寶等。在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的黃金期，嘉禾在多方面均有破舊立新的貢獻。

三大發展策略

配合「第三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」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香港電影資料館特別籌辦「奇謀闊步・萬像嘉禾」專題，選映嘉禾不同類型的代表性電影，配以展覽、專書及講座，與觀衆一同回顧嘉禾對香港電影的貢獻。是次回顧展構思從嘉禾發展策略的三個角度出發：「奇謀」代表嘉禾幕後策劃者的深思細考；「闊步」是其跨界的視野；「萬像」則指嘉禾創作類型的多及廣，讓觀衆在大銀幕上重溫嘉禾不同類型的名作。回顧展獲得星空華文傳媒電影有限公司的鼎力協助，提供五十八部嘉禾不同時期的作品，其中四十部複製自經過數碼修復的高清硬盤拷貝，放映後更會全數交給資料館作永久保存。

重溫58部經典

「奇謀闊步・萬像嘉禾」電影放映將按類型和性質分爲六個章節，分別爲「猛龍雙龍過江龍」、「動作見套路」、「喜劇展奇謀」、「賢智生萬像」、「闊步開天地」及「勇戲尋偏鋒」。電影節期間放映的影片包括李小龍、成龍和洪金寶的《唐山大兄》（1971）、《精武門》（1972）、《猛龍過江》（1972）、《龍爭虎鬥》（1973）、《師弟出馬》（1980）和《鬼打鬼》（1980）、嘉禾開業作之一《天龍八將》（1971）、遠赴韓國拍攝的《合氣道》（1972）、王羽編導的《戰神灘》（1973）、《密宗聖手》（1976）、吳宇森早年古裝武俠片《豪俠》（1979）及他的喜劇《發錢寒》（1977）；亦包括較後期的作品：譚家明的《名劍》（1980）、程小東的《生死決》（1983）、區丁平的《說謊的女人》（1989）、陳友的《不脫襪的人》（1989）及嘉禾早期由丁善璽導演偏鋒的嘗試《鱷潭群英會》（1976）等。

影片將於三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三十日於香港電影資料館放映，爲配合放映，三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四日將在電影資料館展覽廳舉行「風禾盡起——嘉禾的盛世印記」展覽，深入淺出地介紹嘉禾在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。電影資料館亦將於三月下旬出版專書《乘風變化——嘉禾電影研究》，探討嘉禾電影的特色。此外，回顧展期間亦會舉辦多個座談會及映後談。

是次放映的影片大部分均有中英文字幕，所有電影門票於三月七日起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。節目查詢可電二七三九二一三九，或瀏覽網址www.filmarchive.gov.hk。

▲《唐山大兄》可以說是李小龍在功夫影壇的奠基之作

▲《密宗聖手》可謂嘉禾七十年代功夫片的遺珠

▲《師弟出馬》是成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嘉禾十周年紀念作，並奪得當年票房冠軍

▲《名劍》是譚家明導演從電視跳上大銀幕的第一部作品

▲張曼玉主演的《不脫襪的人》

▼《豪俠》的導演吳宇森是嘉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主力導演

◀食物中有甜酸苦辣，人生亦是百味

◀普通菜式背後也許隱藏着感人故事

何偉龍攜團劇團打造《私房菜》

【本報訊】繼《凝在半空的流星》大獲好評後，團劇團藝術及行政總監何偉龍又再聯同「一年制戲劇證書課程」的第一屆結業學員一起打造另一套本地原創劇《私房菜》。十四位演員將會在觀衆面前展示他們「眞的一面」，他們更會在現場烹飪一道令他們刻骨銘心的菜式。一邊烹飪，一邊道出埋藏於他們心底深處的故事，眞正做到「嘗甜酸苦辣，品百味人生」。當中菜式有爺爺特意送給孫兒，而孫兒卻拒食的生日蛋糕；孫兒爲身體逐漸變差的婆婆精心炮製的魚頭湯；爸爸背着媽媽半夜爲被罰的女兒送上的一碗土魷肉餅飯；兒子爲向媽媽承諾必照顧她一生而親手做的上海烤麩……

《私房菜》劇本創作、導演及監製均是何偉龍，該劇的創作及演員團隊包括：孔建武、吳思衡、吳銳民、李凱欣及李煥林等。團劇團之所以命名爲「團劇團」，是因爲劇團是「以愛立團，以人爲本，以劇爲主，以首是瞻」，劇團主要製作以香港人、香港事、香港情爲題材的劇目，探討讓人深思的價值觀，並以培育本地劇場新秀及提倡本地創作劇爲首要任務。團劇團自從二〇〇八年開始成爲牛池灣文娛中心場地夥伴至今，觀衆入座人數及課程報讀人數不斷增加，公開演出的場數亦愈來愈多。

該劇將於本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，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公開發售，查詢節目詳情可電八二〇一二九八九。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■金曲演唱會「開心的約會」晚上八時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演出。

■音樂劇《美國夢險號》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。

■奇想偶戲劇團《小獼猴毛毛》晚上八時於沙田大會堂展覽廳演出。

■焦媛實驗劇團《陰道獨白（小團圓版）》晚上八時十五分於上環文娛中心劇院重演。

■新銳舞台系列「爆・蛹」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。

■「香港郵展2013」於上環文娛中心展覽廳展出至明日。

寓在「三八節」

葉歌

墟里

三月八日是「國際婦女節」。媒體披露，七〇後要趁商場打折「掃貨」；八〇後希望公司放假；九〇後說自己不是「婦女」，不過節。

中國女人對「婦女」一詞不感冒由來已久。這是官方話語，牽涉負面聯想，似乎暗指人老珠黃，打扮落伍，言行粗俗的中老年無知女人。這讓自詡時尚、知性、與時俱進的老少女子情何以堪。難怪有人改稱「婦女節」爲「女人節」、「美女節」了。

美國學者白露（Tani Barlow）說，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和英文對應的「女人」（woman）一詞。古時「女」指未嫁者，即「女兒」；「婦」指已婚者，即「妻子」。女人得依附於男權中心的家庭，不是獨立個體。

中國女人謀求獨立之路的確還很漫長。「女」在現代漢語中不是名詞，而是標明性別、作爲前綴的形容詞，如：女人，女顧客。而一般「高尚」職業大衆默認的性別爲男，不用特別註明「男醫生」、「男教師」、「男作家」或「男強人」。

龍應台對上海女人在家頤指氣使，「稱王稱霸」的描述最多是美麗的誤會，善意的誇張。丁玲寫在延安的《「三八節」有感》中涉及的解放了的婦女被歧視、被物化的問題至今尚未完全解決。教育、就職、從政等公共領域中女性的地位遠不如男性。在市場經濟的年代，女人更是求「女性化」而不被「商業化」而不可得。又是一年「三八節」，願我們共勉。

報紙皇后

阿濃

南墻集

整個大溫哥華地區，我只見過一檔街邊賣報紙的，就在唐人街一家餅店門前。看檔的是一位老太太，至少有七十歲了。曾經有一個時期，報紙的分銷處不多，唐人街人流暢旺，她這一檔生意極好，人家稱她爲報紙皇后。

如今許多中式酒樓，超級市場，書店花店都有報紙賣，生意分薄了。多份免費報的出現，加上網上閱報，買報紙的人更少。唐人街這一檔的生意也大大減弱。

我稱這位女檔主關太，因爲我認識關先生。我一直在編一份免費社區報，投稿者之中有一位關先生，他寫新詩。很奇怪，溫哥華寫舊詩人多，新詩人少。關先生的詩有何其芳風格，有詩意，讀得明。得知他是一家報攤東主，我便去報攤探訪他。他很高興，拉我去喝咖啡，留下太太看檔。席間他拿年輕時照片給我看，果然翩翩少年。

後來關先生病故，休息了幾天關太便繼續開檔。溫哥華冬天氣溫可低至零下四、五度，早晚尤甚。那怕是大雪天氣，因爲報紙照樣出，關太也照開檔。此地的老人福利已足夠她退休之用，可是她永遠在她的崗位上，包括大年初一。

每次我經過她報攤都見她端坐着，最冷的日子她把手攏在袖裡，一坐七小時。我總會站住跟她聊幾句。她不會寫詩，她是詩的素材。

有趣的座談

王渝

北大筆會是個很活躍的文學社團，經常舉辦活動。上星期六，他們辦了一場文學座談，圍繞諸如文學鑒賞、文學創作、文學作品評價、文學發展和變遷、文學現狀和未來等等問題，自由提問，各抒己見，相互啓發，開拓視野。顯然是現任會長宣樹錚有心要增進與會者的參與感，提升大家對文學的興趣。果然，出席人士踴躍，稍晚到的只好坐在增添的長木櫈上了。

雖然講台上坐了王鼎鈞、宣樹錚和我三個人，但是我們不是主講。我們的任務是回答提問，或者冷場時出來走過場。我們回答的問題，大家也都可以補充。至於冷場，幾乎沒有出現。

有人問《戰爭與和平》和《悲慘世界》孰優孰劣。有人直截了當回答：文無第一。有人說文學欣賞純屬個人主觀，完全可以各說各話。有人批評現代詩備受冷落，有人卻認爲現代詩帶動了文學的創新。有位畫家說，他的畫都是從文學中得到滋養。有人說作品有好的和偉大的，好的不一定偉大，但是就是好；而偉大的則一定也是好的。有人問，如何維持對文學的興趣。有人認爲興趣是天生的，不需要維持。我談到前幾天，煮咖啡，把壺放在爐子上，我開始看書，後果是壺的把柄都燒掉，警鈴也大響。我這才從文字的世界醒過來，嚇得直發呆。好幾位問我：在看什麼書。

紐約抒懷

高收視

舒非

今年的奧斯卡頒獎禮收視率創了新高，總收視是三年來最高的，其中錄得十八歲至三十四歲青壯年觀衆收看，爲六年來最多。之前，有人批評圍攻第一次做奧斯卡主持人的《賤熊32》導演薛夫麥費倫，說他搞笑太多，笑料庸俗，但是，收視率公布之後，所有的批評都噤聲了，不再大罵。

我是奧斯卡的「粉絲」，認認眞眞從頭看到尾，我有我的看法。這個薛夫，所有的笑料，都來自他的觀衆，包括我，卻覺得很好笑。這樣的節目，不正是要讓觀衆輕鬆開心的嗎？假如主持人一本正經地照本宣科，你說有人愛看嗎？那就壞事了！

香港人常常說：「食得鹹魚抵得渴」，那意思是說，既然喜歡吃鹹魚，口渴是意料中的事，一早都有心理準備。要諷刺挖苦，當然找名人來說啦，如果不是有名，說了別人都不懂，那就沒戲了。四個鐘頭沒有冷場的劇本，眞那麼容易寫出來嗎？簡直太難得了！這個嶄新主持人我給他滿分！

采蘋

醫到春回

黃秀蓮

清荷詠

受了傷，全身的骨骼都不妥當了。要站嗎，不行，腳痛。要坐嗎，不行，腰痛。要洗臉嗎，不行，手痛。要睡嗎，也不行，得轉來側去，才找得一個姿勢可讓我不覺痛楚的。

枴杖，竟成爲我上班下班以至一切活動的扶持。一個瘦弱女子，一拐一拐，在人生路上，茫茫然，不知下半生會怎樣走下去……

許是天可憐我，奇遇一樣，替畫家陳建中統籌畫展的黃耀忠先生，一看我腕上綳帶物料與包紮手法，斷定那跌打醫術不精，極力推薦廣州跌打招師傅。黃先生慇懃得要親自陪同，竟搶着代付診金，盛情至今仍不知如何圖報。

招醫生隱士一樣，幽居於廣州書店的員工宿舍，他溫文沉靜，慢條斯理，小心把我的雙腳檢查一下，而坐在一旁觀診的除了黃先生、建中夫人，還有友人，他們三人都覺察到我足踝仍帶腫。招師傅與我，相向而坐，囑咐道：「不用緊張，你很自然地把腳向着我這方向蹬過來吧。」就在我的腿快要蹬近他面前時，他突而用拇指和食指按在我腳踝上，聽到輕輕脆脆的一聲，觀診的和我齊齊一看，奇迹一般，足踝突然消了腫。

呀，從前醫我的江湖郎中是以死力去扯、按、壓、屈，痛得我狂叫慘哭，他卻借了我那一下蹬腳之力，看準位置，一下即把骨頭移歸正位；骨節既已正位，自然即時消腫止痛了。那療法，正名是正骨，而他那套絕學，乃得之於少林。醫到春回，萬家生佛。

十年磨一劍

斯人

飲茶集

看王家衛的《一代宗師》，我眞是看不出什麼道道來，有評論說是「武戲文做」，我的觀感是武戲也平平，文戲也平平。

雨中打鬥拍得好看，但一部電影戶外打鬥都在水中，又顯得重複沉悶了。金樓裡的打鬥，雖然在侷促的環境裡輾轉騰挪時也好看，但那比李安的《卧虎藏龍》裡章子怡酒樓打鬥，也不見得高明多少。

愛情那條線若有若無，浮光掠影，兩個人的性格都模糊，互相之間並沒有火花。宮二說：我們相識多年，卻從未相知。但既未相知，又何來相愛？既無相愛，又何來愛情落空的千古之憾？王家衛志不在此，但這部電影說武俠也浮泛，說愛情也浮泛，到底說什麼說到點子上了，我也搞不清楚。

至於「民國範兒」，在他之前也有好導演拍過了，侯孝賢的《海上花》，那種緩慢瑣細的帶點腐朽味的鋪陳，陳凱歌的《霸王別姬》裡老民國戲台裡外的人情世故，也都令人印象深刻，王家衛有比他們更多的東西拿出來嗎？似乎也沒有。

王家衛的電影，大多細節精雕細刻，而整體卻模糊，他的本事在於渲染一種氛圍和情緒，落寞、孤寂、沉溺、自戀，喃喃自語式的內心獨白，對鏡頭美感的迷戀，刻意經營的細節，精心提煉的對白，無疑都是他的拿手好戲。但「十年磨一劍」，磨出來這一把，也不見得削鐵如泥。

希拉里

葉特生

生命特寫

希拉里下台了。臨別秋波，她在國會聽證會上又拍桌子又流淚，演了場絕佳的個人騷，在世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
四年的國務卿任期，她受制於白宮，奧巴馬對她諸多掣肘；又受制於美國國力大不如前，許多國家不給美國面子。所以她做得特別辛苦，在飛機上睡覺時間比家裡多，把身體都累垮了。

幹練機智的女人很多，希拉里不一定是最出色的，但美國人就是喜歡她，可能牢記住她的寬大心懷，爲家爲國，能放下一時之意氣，情商指數（EQ）高到爆棚。

第一次使國人佩服她，是國會助理萊溫斯基與克林頓的情色事件，面對國際笑柄，她身爲第一關鍵人，居然沒有一哭二鬧三上吊，堅決站在丈夫身邊，船過水無痕地把事件淡化掉，挽救了克林頓的政治生命，也開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。

她自視甚高，就算沒有個總統丈夫，也能獨當一面，偏她肯顧大局，默然以對不鬧事，不奪理，爲自己不發一言；從另一層意義，也救了美國，不致淪落成二三流國家的形象。

娶到這樣的女人，是克林頓的福氣。

相傳有這麼一個小故事：他們夫婦出遊，在加油站遇到希拉里過去的男友。克林頓神氣地悄悄對妻子說：「你看，幸好你嫁給我，否則你的丈夫只是個加油站工人。」

希拉里哼了一聲回答：「幸虧是你娶了我，否則你現在就是這位加油工，哪能選上總統。」

這位希拉里，能言善辯，又識時務，選不過對手，就加入對手陣營，一點不以爲忤。

她如今休養生息，四年後就是民主黨現成的最佳總統候選人。蹲下，是爲跳起作準備。她有大智慧，希望也有運氣。

式微

姍而

雅俗坊

「式微」一詞令人傷感。某個行業某個工種某門課程曾經興旺過，一時熱鬧風光，但因時移世易，需求減少而風光褪盡、沒落甚至消亡，人爲的感喟救不了它，相關政策對它的幫助也有限。

說到行業式微，會想起傳統的家庭縫紉業，也會想到朱義盛的首飾製造業。曾在香港一時興盛的穿膠花，讓李嘉誠挖到了第一桶金，但在今天的香港已徹底消亡了。

我們只能懷着一種對歷史的敬畏和感激告別這一切。

學校的課程設置也是如此。每個時期都會有些課程因社會需求應運而生。但一旦已滿足了需要，這門課或許就會縮小規模，甚至是和人們告別。

筆者對任教的語言課程當然感情很深。來港二十年，有十年我靠它養家活口，它也讓一些人取得了與能力、學業不符的收入和地位。我想我和他們對這門課都是感恩的。不是個人多有能耐，而是時勢造英雄，是歷史賦予了這批人機會。

這門課在香港推行了二十年，幼稚園小學中學都已教授了，到了大學便很難只面對同樣的知識。現在不少大學生進校就已有相當好的口語溝通能力，課程未能提供更深更新的知識時，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，這門課的重要性將會下降，課程甚至會式微。曾給一支龐大的隊伍帶來過財富和榮譽的機會一但被時代收回去，很多不具備其他謀生手段的人，也只能黯然與之告別說：謝謝，別了！